

## 论苏轼诗歌中的“人、社会、自然”三重关系的 动态共生

### On the Dynamic Symbiosis of the Tripartite Relationship of “Man, Society, and Nature” in Su Shi’s Poetry

Julianti<sup>1</sup>; Zhang Hao<sup>2</sup>

<sup>1,2</sup> 国际中文学院，北京语言大学

**摘要：**本文以苏轼诗歌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与跨文明比较，阐释“人-社会-自然”关系的三重智慧。研究发现：在自然维度上，苏轼提出“物我同一”《赤壁赋》的生态哲学，以“江山风月本无主”揭示自然的公共性，并通过治理实践，如“西湖种菱清淤”形成“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的生态智慧；在社会维度上，苏轼的诗歌作品既批判政治的不公《荔枝叹》，坚守士人独立人格《卜算子》“拣尽寒枝不肯栖”，也融合了儒道的处世观《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都把社会挫折内化为精神超越，契合荣格“自性化”心理整合理论；在三个维度综合上，苏轼通过自然规律反思认知局限《题西林壁》，最终升华为“非功利审美”《赤壁赋》“取之无禁”的生命境界。三者相互转化，形成“自然疗愈社会创伤、社会批判淬炼人格、人格整合超越存在”的动态共生体系，为当代生态伦理建设、心理健康调适及文明互鉴提供东方范式。

**关键词：**苏轼诗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观与实践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Su Shi's poem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terprets the triple wisdom of the “human-society-nature” relationship through close text reading and cross-civilization comparis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e, Su Shi put forward the ecological philosophy of “unity of self and things” in *Ode to the Red Cliff*, and revealed the public nature of nature with the idea that “mountains, rivers, wind, and moon have no owner”. Through governance practices such as “planting water chestnuts and dredging silt in the West Lake”, he developed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nurturing all thing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ety, Su Shi's poems not only criticize political injustice (as seen in *A Lament for Lychees*), uphold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of scholars (as reflected in the line “picking all the cold branches but refusing to perch” in *Bu Suan Zi*), but also integrate the Confucian and Taoist outlooks on life (as expressed in the line “a life of ease despite the mist and rain” in *Ding Feng Bo*). All these efforts internalize social setbacks into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Jung's “individuation”

---

<sup>1</sup> Main and corresponding author: **Julianti**: 国际中文学院，北京语言大学. Beijing. Email: julianti1183@gmail.com.

<sup>2</sup> Second author: **Zhang Hao**: 国际中文学院，北京语言大学. Beijing. Email: zhanghao@blcu.edu.cn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From th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dimensions, Su Shi reflected on cognitive limitations through the laws of nature (as shown in *Inscription on the Wall of Xilin Temple*), and finally elevated to the life realm of “non-utilitarian aesthetics” (as represented by the line “taking without restriction” in *Ode to the Red Cliff*). The three dimensions interact and transform, forming a dynamic symbiotic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nature healing social wounds, social criticism tempering personality, and personality integration transcending existence”, which provides an oriental paradig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thics, mental health adjustment, and civilization mutual learning.

**Keywords:** Su Shi's Poems, Human and Nature, Human and Society, View of Nature and Its Practice

## 一、引言

据历史记载中国北宋时期，文人能够通过诗歌来表达个人理想的做法。其中，北宋著名文人“苏轼”。苏轼的诗歌探索关于人如何在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归属的一个核心问题。杨庆存（2021）在《苏轼的人文史观与文化实践》中指出，苏轼提出的生态伦理思想，他称之为“功与天地并”，其实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文化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跨越不同文明的相似点。虽然当时的苏轼遭遇到“乌台诗案”政治的打击而跌入人生低谷，或者面对岭南恶劣自然环境的生存挑战，苏轼依然能用诗歌在“人、社会、自然”这三者复杂的关系中，找到独特的精神出路。葛晓音（2024）在苏轼诗文中的理趣研究中，提到苏轼通过诗歌能做到的，先是表达在孤独自然中的真实体验，最终又将这些体验与社会人生道理联系起来，从而在诗中实现了个人、社会和自然三者之间一种动态的平衡。本文将通过分析苏轼的诗歌文本，结合相关理论，并参考中国和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成果，来探讨苏轼诗歌如何表达这三重关系，以及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

## 二、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多维度交叉框架融合东方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心理学及生态伦理理论。通过东方传统哲学，以苏轼诗歌中儒道释思想为核心，儒家“民为邦本”“知行合一”阐释其报国之志与治水抗洪实践，道家“天人合一”、“物我同一”解读《赤壁赋》生态智慧，佛家辩证思维与超脱智慧分析《定风波》的挫折转化。本文以西方现代心理学，借荣格“自性化”理论，解析苏轼困境中重构自我、坚守人格的心理机制，参考海德格尔“向死而生”，对比其辩证时间观，凸显东方宇宙观消解焦虑的独特性。此外，通过生态伦理与文化理论，以“大地伦理”“生态共同体”呼应苏轼生态实践与非功利审美，凭文化多样性理论，结合相关研究及跨文明诗人对比，构建东西方文化对话维度。

### 三、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运用文本细读、跨文明比较、理论嫁接与实践印证相结合的方法，确保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本研究以苏轼诗歌、赋作及相关史料（如《宋史·苏轼传》）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逐句解析文本意象、情感与哲理内涵，挖掘“人-社会-自然”三重关系的具体表达。例如，对《赤壁赋》中“水与月”的辩证论述、《题西林壁》中庐山形态与认知局限的隐喻关联、《荔枝叹》中自然物产与社会矛盾的映射关系等，均通过文本内部语义、修辞与逻辑的细致分析，提炼苏轼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结合王敏儿（2022）对《饮湖上初晴后雨》英译本的语篇分析、王佳和崔德全（2022）对《石钟山记》的文体学考察等现有研究成果，从多视角深化文本解读。然而运用跨文明比较研究法，将苏轼的自然观与社会思想置于东西方文化语境中进行对比分析。此外，理论嫁接与实践印证法，将东方传统哲学、西方现代理论与苏轼的文学创作及现实实践相结合，形成“理论-文本-实践”的三维印证体系。在理论层面，以儒道释思想、荣格心理学、生态伦理等理论为分析工具，解读苏轼诗歌中的思想内涵；在实践层面，通过苏轼治理西湖（种菱清淤、修建苏堤）、徐州抗洪、立法禁捕幼鱼等现实举措，印证其“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的生态智慧与“民为邦本”的社会担当，实现文学思想与现实实践的相互佐证。

### 四、研究分析与研究结果

#### 4.1 苏轼诗歌与人在自然中的栖居

##### 4.1.1 自然作为精神镜像的诗性表达

在苏轼的诗歌中，自然从来不是冷冰冰的对象，而是与诗人的情感和生命紧密相连的“情感共同体”，如：

-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 (2) “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赤壁赋-第1段》

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例（1）中，这句“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含义是想把西湖比作为美女西施，将西湖人格化。接着，王敏儿（2022）表示林语堂在英译这句“淡妆浓抹总相宜”，直接把原句的心里过程隐喻成存在过程，并以拟人化的修辞形式体现了“淡妆”还是“浓妆”描写出作者与读者心里的自然审美观。这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sup>[17]</sup>中，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形成呼应。此外，印尼诗人查希尔·安华

(Chairil Anwar) 在《白诗》<sup>[2]</sup>中对自然的抽象化隐喻，又与苏轼“以景喻理”的哲学性表达形成跨文明的审美共鸣。在例(2)的《赤壁赋》，苏轼也是将自然视为情感载体，但并非简单的拟人化，而是通过“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景象，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宇宙时空，如“浩浩乎如冯虚御风”的超脱感。在《中国文化二十四讲》里面刘淑丽(2024)在谈关于“自然超脱”的篇章里面表示，苏轼的诗歌特别注重江山之助，在自然山水中获取灵感和智慧，然后发现生活中的乐趣与情趣，以苦为乐，产生乐观笃定的心态。这样的超脱感，就犹如视自然如自己的生命，感恩知足、随意而安，让他时时心身欢喜。然而，苏轼这种将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视角，“物我同一”的观照方式，在《定风波》等作品中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苏轼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体悟，展现出独特的生态智慧，如：

- (3)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赤壁赋-第4段》

根据近期研究，祁海文&刘汉君(2024)谈到关于《赤壁赋》(看例3)中的“物与我皆无尽也”，指的是万物与我都是永恒的思想。这思想来源于苏轼在《苏氏易传》中提出的自然哲学观念，如“阴阳不测之谓神”。文章里面通过探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苏轼将人置于自然的整体之中，从而实现了自然审美与对生命本质思考的深刻结合。此外，我们看《赤壁赋》中的这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揭示了广大辽阔的自然是公共性的，非个人占有的资源。这境界掀开了“江山风月本无主”的哲学洞见。告诉我们人类应该要以审美共适替代资源掠夺，这一思想就是指当代生态伦理的核心问题。这样的自然观，王文捷(2008)之前已细致分析了关于苏轼山水诗中的自然观，同样也指出“凡物皆可观”。这句话意思是所有事物都值得欣赏的审美态度，不是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所以爱护自然，人人有责。

-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这审美态度也体现在《题西林壁》中(例4)的“不识庐山真面目”，这句话指的是看不清庐山的真实面貌的哲理。这来源于苏轼从多个角度去观察自然的形态，也隐含了对人类认知的局限，包括社会认知的反思。

#### 4.1.2 生态智慧的诗性实践

苏轼对自然的理解不仅停留在审美层面，更转化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实际行动。我们来看在艺术中，这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悟，被表达得最自然、最深刻、最打动人心的诗歌，犹如：

- (5)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若人今已无，此竹宁复有。  
那将春蚓笔，画作风中柳。  
君看断崖上，瘦节蛟蛇走。  
保时此霜竿，复入江湖手。  
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  
朝来又绝倒，谀墓得霜竹。  
可怜先生槃，朝日照苜蓿。  
吾诗固云尔，可使食无肉。”（吾旧诗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
- (6)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宝绘堂记-第1段》
- 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例（5）的这句“身与竹化”创作的状态中，通过主客观的交融来理解物我的界限，使自然成为生命精神的延伸。而在《宝绘堂记》例（6）的“寓意于物”而非“留意于物”的辩证观，则批判了物欲异化，倡导与自然建立非功利的精神对话。这样人与自然为一体的感悟，告诉了我们人是自然的一份子，人与自然应和谐的共存。此外，苏轼的诗中也将自然视为疗愈心灵、启迪哲思的圣地，形成独特的生态疗愈范式。如：
- (7)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
- (8)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赤壁赋-第3段》

以上《食荔枝》的例（7）中，这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指的是岭南荔枝的甘美抚慰贬谪创痛的状态，而例（8）这句“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表示长江的永恒映照生命须臾，生态伦理更付诸行动的体现。犹如任杭州知州时立法禁捕幼鱼，将儒家“仁民”扩展为“爱物”，展现了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自觉实践。人人效法大自然，爱护大自然，即是爱护自己的生命、维护大自然，即是维护自己的生命。所以当苏轼将自然法则转化为治理智慧时，其对自然的观照更升华为审美层面的人格锻造。

（9）“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10）“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苏轼治西湖-第3段》

（11）“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酈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酈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石钟山记》

于梦娇(2022)在研究苏轼杭州诗文中的植物意象时发现，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里的“白雨跳珠乱入船”（看例9），这句话指的是白色的雨点像跳动的珍珠乱蹦入船。这样生动的自然描写，实际上暗含了他“以自然规律为治理根基”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在他治理西湖时（看例10），种植菱角清除葑草的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此外，王佳和崔德全（2022）从文体学角度分析《石钟山记》时指出（看例11），苏轼强调“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指的是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亲眼目睹、亲耳所闻的话，就是主观判断其有无的质疑精神，体现了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探索。他那时将观察研究自然时，与实际生态实践相结合出的思想理念。其治理西湖时“疏浚水系、种植菱角”的措施，暗合生态工程中“以自然规律为基础”的系统思维。这种将观察研究自然与实践智慧结合的方式，正是对“主客二分”中“人凌驾于自然”思维的突破，体现了“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的生态治理理念。这使他的诗歌成为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的宝贵文献。

## 4.2 苏轼诗歌与人在社会中的挣扎

### 4.2.1 社会困境中的诗性表达

苏轼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北宋时期激烈的政治斗争对他的影响。这表现出苏轼在北宋复杂政治生态中形成的处世哲学，既彰显儒家积极入世的担当精神，又蕴含道家超然物外的智慧，为当代人应对社会压力、构建健康社会关系提供了东方解决方案。如：

- (12)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鹞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荔枝叹》

苏轼在《荔枝叹》中的这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他通过皇宫里的美人一笑，却导致尘土飞扬、鲜血流淌千年的诗句，揭示了自然物产（荔枝）如何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可知，在面对政治的压力下，苏轼的诗歌也展现了对个人独立人格的坚守。

- (13)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 (14)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赭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吴中田妇叹》

张爱良(2019)对《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看例 13）中分析道，这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指的是选遍了寒冷的树枝也不肯栖息的孤雁形象，象征着士大夫在政治倾轧中维护自身独立性的决心。张爱良表示，苏轼在诗中的态度也明确地做出了选择，他宁可忍受寂寞凄冷的沙洲，也不愿安栖在流俗的寒枝上。他身处再艰难困苦，也要始终坚持信念，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可见苏轼茕茕独立的人格。这种对个人尊严的追求，与《吴中田妇叹》（看例 14）中描绘农民“汗流肩赭载入市”指的是汗流浹背、肩膀通红地挑担入市艰辛生活的诗句，共同构成了苏轼诗歌的双重维度：深刻的社会批判与深切的人文关怀。

面对乌台诗案的政治迫害与宦海沉浮的人生困境，苏轼并未陷入存在主义式的虚无与绝望，而是创造性地将儒释道思想熔铸为独特的心理调适机制，如：

(15)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例（15）这句将现实风雨升华为哲学意象。苏轼在黄州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时，正经历从翰林学士到黄州团练副使的身份崩塌。他通过接纳生命的无常“一蓑烟雨任平生”，将政治挫折转化为自我认知的契机。这与荣格“自性化”理论中“通过接纳阴影实现人格整合”的观点高度契合。苏轼并非逃避现实，而是通过“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哲学超越，将外在逆境内化为精神成长的资源，完成从社会角色到本真自我的转化。这种将外在挫折内化为精神超越的智慧，与荣格心理学中“自性化”理论形成深层呼应。荣格使用“自性化”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过程：一个人最终成为他自己，成为一种整合或完整的，但又不同于他人的发展过程<sup>[19]</sup>。于是，自性化意味着人格的完善与发展，意味着接受和包含与集体的关系，意味着实现自己的独特性。因此，苏轼通过接纳生命的无常，实现人格的完整与心灵的治愈。

(16) 咨尔汉黎，均是一民。

鄙夷不训，夫岂其真。

怨愤劫质，寻戈相因。

欺谩莫诉，曲自我人。《和陶劝农六首》

在《和陶劝农六首》例（16）是苏轼写给陶渊明的诗歌。诗中表达了对农民的关爱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关注。苏轼在海南与黎族平民时写下的，这内容打破阶层壁垒的普世关怀，为当代多元社会共同体建设提供历史参照。他用简练的语言和直接的表达，呼吁人们关注农民的权益，改善社会现状。这首诗词表达了人人是没有分别，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贫富贵贱等之分，也就是说苏轼表达了对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价值的追求。在《赤壁赋》例（3）苏轼的辩证思考，“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的辩证时间观，打破了线性时间带来的生存焦虑。正如海德格尔指出“向死而生”的意义在于，在有限的生命中把握存在的本真<sup>[7]</sup>。二者均通过重构时间认知来超越存在焦虑，但苏轼的独特性在于以“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宇宙观，将个体存在融入自然节律，这种“与道同游”的生态存在论，为海德格尔的个体存在主义提供了东方补充。可知，苏轼完成从社会关系修复（外）到存在焦虑消解（内）的全维度疗愈，为现代人提供从心理弹性到精神自由的进阶路径。

#### 4.2.2 融合儒道思想的处世智慧

在积极参与社会和寻求超脱的矛盾之间，苏轼发展出了独特的精神调节方式。苏轼的社会关系哲学体现为儒家济世精神与道释超越智慧的辩证统一。苏轼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贯穿于政治实践（郑菊兰，2024），如：

(17)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18)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宋史·苏轼传-第2段》

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例（17）是苏轼在任密州知州时提到的一段关于以豪迈词风抒发保家卫国之心志。“会挽雕弓如满月”的意象，不仅是军事豪情的抒发，更暗含苏轼“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志向。在密州任上，他整顿军备、救济饥荒，将词中“射天狼”的报国之志转化为务实治理，这种“词以言志，行以践志”的实践，正是儒家“知行合一”的生动体现。然后，在《宋史·苏轼传》第二段中的“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例（18）是苏轼在徐州抗洪时的担当，那时在杭州推行水利建设、赈灾济民等举措，将儒家“民为邦本”思想转化为具体治理实践。这种责任意识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中“公共服务精神”<sup>[4]</sup>形成价值呼应，但差异在于：苏轼的担当植根于“士为天下先”的伦理自觉，而西方公民社会更强调制度性的权利义务平衡。二者共同指向“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却体现了不同文化范式下的实践路径。

(19)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结尾》

我们再看看《定风波》结尾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指的是既没有风雨，也没有晴天，蕴含着他将社会挫折与自然景象一并超越的哲学态度。何颖（2024）在生态翻译学研究表明，这句诗的英文翻译必须努力保留这种“在矛盾中构建平衡”的生命艺术，它体现了东方智慧对人生困境的独特回应（看例19）。王文捷（2008）之前也指出，苏轼提出的“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宝绘堂记》（例6）的理念，完美融合了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家的超越性智慧。可知，苏轼的入世担当使其在社会中践行责任，而超然智慧则使其在挫折中守护心灵。二者并非对立，而是构成动态平衡的一体两面。这种智慧在遭遇乌台诗案等人生危机时，展现出独特的心理疗愈力量这种融合使他能够在为官仕与归隐之间保持一种灵活的、有韧性的人格。

### 4.3 自然与社会的互动

#### 4.3.1 自然规律对社会认知的启示

苏轼经常用自然现象来比喻（隐喻）社会规则。《题西林壁》（例4）就是一个经典例子。孙双金和王娜（2023）分析这首诗时指出：“当局者迷”的哲理，告诫我们小心被所处的环境干扰了对事物的认知，看待事物要全面。诗中描绘的自然形态的多样性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在社会关系中的认知局限。人们因为自身立场而难以看清事物的本质。他们认为，苏轼主张人应该像观察自然那样，用更超然的心态去看待社会问题，才能跳出局限。

(20)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

同样，《浣溪沙》（例20）中的“门前流水尚能西”指的是门前的流水竟然能向西流的这句诗，打破了水通常向东流的自然规律。有学者分析，这种写法是苏轼用自然界的时序变化来挑战社会固有价值观念的典型例子。这种思想，与《赤壁赋》（例3）中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指的是江水奔流不息却未曾消失。这两首诗是关于时间流逝的哲学思考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苏轼独特的思维体系：他用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来缓解人们在社会中产生的焦虑。

#### 4.3.2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终极理想

在《赤壁赋》中，苏轼达到了他哲学思考的高峰，实现了自然与社会的最终统一。祁海文和刘汉君（2024）强调，赋中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的欣赏，是一种非占有的审美。本质上，苏轼是将自然之美转化为一种精神资源，用以超越社会中的功利追求。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境界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大地伦理”核心思想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鸣。此外，杨庆存（2021）则从人文历史的角度分析，指出苏轼“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自然观，实际上包含着“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指的是以人为核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在他《荔枝叹》中的诗句“我愿天公怜赤子”指“我祈求上天怜悯百姓”得到了体现，将他对自然的关怀与对社会民生的理想完美地统一结成了一起。这样的生态理论的和谐思想，促进人人和谐能永续生存、家庭和谐能幸福美满、社会和谐能安宁、国家和谐能国运隆昌、世界和谐能天下一家。

## 五、结论

本研究以探索苏轼诗歌中的“人-社会-自然”关系为核心。分析表明，苏轼对这主题的深刻关注，本质上是北宋文人在现实困境中对精神自由的永恒追求。通过其诗歌、思想与实践，苏轼展现了深刻的生态智慧、坚韧的人格力量和圆融的处世哲学，构建了一个自然、社会与个体相互依存的和谐体系。

在自然观上：苏轼提出“物我同一”的思想，如《赤壁赋》中“物与我皆无尽也”，超越了主客二分的传统观念。他强调自然的公共属性“本无主”，倡导一种基于共同审美体验，而非资源掠夺的生态伦理。这种尊重自然规律的理念，更

体现在他的实际治理行动中,如治理西湖,转化为“遵循自然之道以滋养万物”的生态智慧。

在应对社会困境上:苏轼的诗歌是社会批判的有力武器,如《荔枝叹》、《吴中田妇叹》揭露不公的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独立人格的坚守,如《卜算子》中“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意象。面对挫折,他融合儒家与道家思想,如《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宝绘堂记》“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超脱。将外在逆境转化为内在的精神超越与人格整合,展现出非凡的心理韧性。

在三维度综合上:苏轼善于从自然规律中获得对社会认知的启示,如《题西林壁》揭示认知局限,《浣溪沙》“门前流水尚能西”挑战固有观念,并最终升华至《赤壁赋》所描述的“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非功利审美境界。他将自然的深切关怀,如《荔枝叹》“我愿天公怜赤子”与其社会民生理想统一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之中。

通过苏轼诗歌中“人-社会-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与实践,望能为当代世界在生态伦理建设、心理健康调适以及可持续社会共同体构建等领域,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东方智慧资源。此外,在国际中文教育推动文明互鉴的作用,阐释此类东方智慧,正是构建“生态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由于研究时间与资源有限,本文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数据样本量不够充足,难以全面覆盖复杂的实际场景。分析方法也相对单一,未能充分结合更多元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探讨,望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探讨。

## 参考文献

Kanzunudin.M.(2016) ANALISIS“SAJAK PUTIH”KARYA CHAIRIL ANWAR MELALUI PENDEKATAN PSIKOANALISA SIGMUND FREUD.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0987480\\_ANALISIS\\_'SAJAK\\_PUTIH'\\_KARYA\\_CHAIRIL\\_ANWAR\\_MELALUI\\_PENDEKATAN\\_PSIKOANALISA\\_SIGMUND\\_FREUD](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0987480_ANALISIS_'SAJAK_PUTIH'_KARYA_CHAIRIL_ANWAR_MELALUI_PENDEKATAN_PSIKOANALISA_SIGMUND_FREUD)

高天智(2024)天人合一在现代加速社会的可能性及限度,《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04期:143-156页。

葛晓音(2023)苏轼诗文中的理趣:发自冷然独往之趣,归结到社会人事之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国学荟(2016) <https://www.gushicimingju.com/>

韩经太、张廷银等(2024)《中国文化二十四讲》,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何颖(2024)生态翻译学视阈下以“雨”为主题的苏轼诗词研究,《现代语言学》第12期:160-165页。

黄春燕 & 黄永泽(2024)海德格尔此在状态异化之思:从本真性到非本真性,《今古文创》,第13期:81-84页。

刘汉君(2024)《苏轼自然审美意识研》,山东大学。

刘志明(2018)廓清西方公民社会理论迷雾,《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3期。

马小茹(2010)全球性问题与主客二分,《沧桑》第04期:162-177页。

澎湃新闻(2021)澎湃号·政务,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99820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1998207)

- 祁海文&刘汉君(2024)论苏轼“物与我皆无尽“的自然审美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57-64页。
- 孙双金,王娜(2023)题西林壁——浅易的哲理,《七彩语文》第41期:4-7页。
- 王敏儿(2022)《饮湖上初晴后雨》英译本功能语篇对比分析,《延边教育学院学报》第3期,19-23页。
- 王佳&崔德全(2022)“忘适”之自然-苏轼“自然”文艺观与创作的文体学考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120-129页。
- 王文捷(2008)苏轼山水诗文中自然审美观探析,《关系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146-150页。
- 魏贇(2014)自然:孤独的寄托——华兹华斯《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文体分析,《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56-57页。
- 杨庆存(2021)论苏轼的人文史观:“功与天地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91-106页。
- 杨奕(2020)自性化之旅—荣格分析心理学视域下的文学活动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DOI:10.27157/d.cnki.ghzku.2020.004039.
- 于梦娇(2022)论苏轼杭州诗词中植物意象折射出的文人思想,《今古文创》第41期:51-53页。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41.015
- 张爱良(2019)《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赏析,《文学教育学报》第54-55页。DOI:10.16692/j.cnki.wxjys.2019.08.024
- 郑菊兰(2024)苏轼人生观的形成及对社会的影晌分析,《名家名作》第34期:26-28页。